周易外傳

周易外傳卷四　　船山遺書五

衡陽王夫之譔

革

陽可以久道陰不可以厚事剛柔之才異也火之極炎爇而成潤風之末吹弱而成堅其旣則潤以息火而堅以止風蓋陰不厚事則其極盛而遷每於位亢勢終之餘謝故以生新非若陽之可久者履盛而志不衰也是故離兩作而上明爲下明之所迫巽重申而後風踵前風以相盪迫之甚則鬱庵銷灼而火道替盪之不已則消散凋零而風位不安故息之者以豫防其替止之者以早授其安物將

替而爲故乍得安而見新此離五之陰避重明以遷於上革之所以虎變也巽四之陰息緒風以遷於五鼎之所以中實也其陰過盛以遷遷而陰先往以倡之變者均也雖然其於革也則尤難矣過乎時而返以乘時陽革而來五其勢難履天位而巽乎无位陰革而往上其情難此二者皆非鼎之所有也勢難者時相强以爲主二喜於得配而信之始於遲回而終於光大情難者不獲已而遠去陽積於其下而迫之君子以忍難而昭質小人以外悅而中憂如是而上之變也較之五而尤難矣而九三不恤其難猶恃其赫赫之明屢起而趣其行不亦甚乎故易之於上獎

之无遺詞焉其爲君子也雖蔚而予之以文蔚入聲不舒也文其所固有失位而菀菀而不失其盛而後君子之志光其爲小人也雖革面而許之以順中未順而外悅悅而不問其心而後小人之志平猶且戒之以勿征焉使其征也陰之凶而陽之幸也乃既委以難而猶使之消散以失歸則抑不足以奨天下之能革者矣或曰離之從革也勢處不厚同類相偪內爭而息肩於外革而未離其類革面而未洗其心則聖人何奨乎夫離之盛也其性則陰也其才則明也以慧察之姿行柔媚之德相助以熺然雖有蒸偪之患而非其近憂然且引身早去召陽來主以協於下此非所

易得於離者也而不見突如其來而不忌出涕沱若而不舍為重離之固然者乎知難而往辭尊而讓而遑拒其面而遑過求其心此聖人所以道大德宏而樂與人為善也

鼎

鼎柔上而居中則風力聚而火道登矣天下未定先以驅除天下已定納以文明風以盪之日以暄之有其盪而日以升有其暄而風不散故離位正而巽命凝也然五位之正以柔正也納天下於虛而自安其位凝其方散而未離其類其於命之至也位之康也受命以施命於物也非能大創而子以維新也故中以為實則所據以為實者位而

已矣據位以爲實夫且有擊固其位之心乘驅除之餘合萬方之散擊固其位以柔之道將无思媚愚賤抑法而崇惠與夫報虐以威者非聖人之宏因俗而安者非聖人之正何也皆以其有位之心而據之爲實也則上九之以玉鉉相節舉重器以剛廉之幹其可已與且夫天位之去來卒非有心者所得利也鼎五之履位以息驅除而顧使四折足而莫如何者豈固有也哉以其號召於始者長保於終則日有姑息乎邱民之事缺禮而伸情懲彊而安弱於是天下亦有以窺其擊固之志而倒持逆順於蘁首卽不然而長貝愚之非漏吞卅之桀亦與於覆餗而否之出也

无期故縣剛於上以節而舉之道以裁恩刑以佐禮而後輔五而授以貞授五以貞則可調氣之偏而計民治於久遠數百年之恆一日之新也而後吉无不利矣漢之新秦也非其固有也嘉勞父老約法三章柔效登而位正矣蕭曹定法於上畫一而不可干而又眾建諸侯以彊其輔故剛以節柔其後一篡再篡而不可猝亡宋之新五代也非其固有也竊竊然其懷寶而沾沾然其弄飴趙普之徒早作夜思以進堅固之術解刑網釋兵權率欲媚天下而弱其骨故以柔濟柔而无節淪散低仆一奪於女直再奪於韃靼而亡亦憯矣嗚乎柔之爲道止驅除而新命得則爲

周失則爲宋剛之爲道納之柔世而卒難舍也而節則爲商不節亦不失爲漢□□□□□□抑務有以舉斯重器无利天位之實而沾沾然惟擊固之爲圖也哉

震

天下亦變矣變而非能改其常則必有以爲之主无主則不足與始无主則不足與繼豈惟家之有宗廟國之有社稷哉離乎陰陽未交之始以爲主別建乎杳冥恍惚之影物外之散士不足以君中國也乘乎陰陽微動之際以擇主巧迓之輕重靜躁之機小宗之支子不足以承祧也故天下亦變矣所以變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而皆其常相延

相代而无有非變故純乾純坤无時也有純乾之時則形何以復凝有純坤之時則象何以復昭且其時之空洞而晦塞矣復何從而紀之哉夏至之純陽非无陰冬至之純陰非无陽黃壚青天用隱而體不隱賈生欲以至前一日當之其亦陋矣純乾純坤終无其時則卽有杳冥恍惚之精亦因乎至變相保以固其貞而終不可謂之杳冥恍惚也且輕重靜躁迭相爲君亦无不倡而先和終不可謂靜爲躁君也嘗近取而驗之人之有心晝夜用而不息雖人欲雜動而所資以見天理者舍此心而奚主其不用而靜且輕則寤寐之頃是也旦晝之所爲其非寤寐之所得主

明矣寐而有夢則皆其荒唐辟謬而不可據今有人焉據所夢者以爲適從則豈不傎乎彼徒曰言出於不言行出於不行而以是爲言行之主夫不言者在方言不行者在方行之際則口與足之以意爲主者也故意誠而后心正居動以治靜也而茍以不言不行爲所自出也則所出者待之矣是人之將言必默然良久而後有音其將行也必凝立經時而後能步矣此人也必斷續安排之久如痰瘧之閒日而發也豈天地之正而人之純粹以精者哉夫理以充氣而氣以充理理氣交充而互相持和而相守以爲之精則所以爲主者在焉而抑氣之躁求理之靜如越人

熏王子而強爲之君曰不言不行言行之所出也今瘖者非无不言而終不能言痿者非无不行而終不能行彼理著而氣不至也繇是觀之動者不藉於靜不亦誣乎夫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江河无積水而百川相因以注之止水之窪九夏之方熯而已涸也今曰其始立則杳冥恍惚以爲眞也其方感也則靜且輕者以爲根也是禹之抑洪水周公之兼夷驅獸孔子之作春秋日動以負重將且紛膠瞀亂而言行交詘而飽食終日之徒使之窮物理應事機抑將智力沛發而不衰是圂豕賢於人而頑石飛蟲賢於圂豕也則可不謂至誣也乎故不行者亦出於

行不言者亦出於言互相爲出均不可執之爲主自其爲
之主以始者帝也其充而相持和而相守者是也非離陰
陽而異乎夢寐自其爲之主以繼者震也其氣動以充理
而使重者是也非以陰爲體以聽陽之來去而異乎瘠痿
帝者始震者繼故曰帝出乎震又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
以爲祭主尸長子之責承宗社之大益其體則承帝而不
偏承乎陰陽其用則承乾而不承坤何也坤已凝而陽生
則復是已是人事之往來也未成乎坤而陽先起則震是
已是天機之生息也復爲人事之改圖故屢進而益長震
爲天機之先動故再震而遂泥帝不容已於出而出即可

以爲帝故言不言行不行動靜互涵以爲萬變之宗帝不容已於出故君在而太子建出卽可以爲帝故君終而嗣子立受命於帝而承祚於乾故子繼父而不繼母理氣互充於始而氣以輔理於繼故動可以爲君而出可以爲守借曰坤立而陽始生以爲震因推坤以先震立靜以君躁則果有純坤之一時也有純坤之一時抑有純乾之一時則將有未有乾未有坤之一時而異端之說緜此其昌矣是故以序則震爲乾之長子而不生於陰以位則居寅卯之交春不繼冬木不承水陽以建春春以肇歲震承乾而乾生於震震之出於帝且與乾互建其功而无待於乾矣

況於坤之非統而何所待哉是故始之為體則理氣均繼之為用則氣倍為功而出卽為守氣倍為功則動貴出卽為守則靜不足以自堅矣建主以應變者尙无自喪其匕鬯夫

艮

因才而授之以處之謂位得處而卽於安之謂所有定性无定位有定位无定所定所也者先立一道以便性而不遷也處高拒卑制物以己而制遇以心也或物起相干而絕憂患以自鎭也抑物至利交而杜情好於往來也如是而後得以有其定所故有定所則己成己成則物亦莫亂

之而物成各擅其成己與物有不相保皆所不謀而惟終恃其成而後其爲定所也長建而不易於其定所見其定位於其定位行其定性此絕憂患杜情好不介通不立功而自成乎己者也則艮是已夫无定所以爲定位則出入皆非其疾位以安安而能遷曰素位无定位以爲定性則尊卑皆非可踰性以下濟而光明曰盡性素者位之博也盡者性之充也遷以安者有事以爲功於位也下濟而光者情交以盡性而至於命也功立則去危即安身有可序之績情交則先疑後信人有相見之榮績著於身而非以私不得訾之以爲功名之侈榮被於人而非以徇世不得

薄之以爲情欲之遷是身非不可獲而人非不可見也夫功名之與情欲毋亦去其不正者而止豈必負然高蹈並其得正者而拒之哉拒其正者則位不博而性不充不博則偪側而位无餘位不充則孤畸而性有缺於以謝事絕交恃物之自成而小成於己而毀居成後者以非其時而不謀斯豈非與咎同道者哉然且艮終不以咎爲恤高在上者陽之位也亢不與者陽之情也保其位任其情二五得位而曰我終處其上四陰同體而曰不可與爲緣尊位在彼則處其上者直寓也位寓則身廢同體不容相舍則靳其交者已隘也性隘則庭虛乃艮終不以此爲恤者彼

誠有所大恤而視天下皆咎徒也謂承乾三索之餘而處陰方長之世也氣處餘者才弱憂患不在世而在己欲忘憂患則先忘其召憂召患之功名敵方長者意濫情好雖以正而或淫於邪欲正情好則先正其无情无好之崖宇功不可强立情不可偶合歸於无功而情不固徒然侈其性離其位以自喪艮亦惟此咎之爲恤而遑有其身以與人相見乎故其成也无得於身而身亦不失无緣於人而人終不得而干之陰且憚以思止陽因止而猶存立綱正極保其性固其位是天下之恃有艮者功无可建卽无功以止憂患情有不施卽无情以訖嗜欲拯衰者德宏而道

大砥俗者嚴氣而危行量其世量其才君子長保艮以自
守而不敢浮慕於聖人斯其所以无咎也與
夫乘消長之會保亢極之剛止功不試止情不交以專己
之成者奚可不擇地以自處哉夫地有遠邇有險夷有同
別有彼己危哉九三之處地參於四陰之中密邇而蹈險
同異類而失己援猶且以爲所而止焉越人之覩章甫也
則怪之羣鷃之睨一鵬也則笑之匪直怪之將起而敵之
匪直笑之念有以汚之橫絕其類而使不得合則戈矛起
於夙夜獄立其側而形其所短則讒鼓徹於聽聞四陰之
限豈陽所宜寢處而无嫌者乎我不敢知戈矛之不傷我

躬也則亦不敢知簣鼓之不移我志也不幸而躬傷君子猶可安於義命尤不幸而志移貞士將盡喪其生平是故火之薰也日蒸月化物且變瑩白爲黝黶矣其受變而改其素人惜遯之未遠其不受變而蒙其難亦何必以察察際汶汶而競大輅柴車之餘勇乎抑投躬於非類之炎灼而僅保自免之危情則不變者十三而變者十七亦人情難易之大都矣箕子之於紂孔子之於季斯操其屈伸用其權度義重而道宏則同汚而自靖且彼之功侔天地而情貞日月者志不存於用艮也若夫抱獨立之素者則无悶以自安必將遠而不與之邇別而不與之同離乎險以

全乎己而後悶不足以加之悶不足以加則離人珍獨亦足以伸正氣而爲流俗之砥柱若其情固違之身且卽之溫嶠之幸成撩病虎而盜睡驪蓋亦危矣賈捐之介恭顯以行其志身死而名辱蓋自貽也將誰咎而可哉謝朏扃舟造都薰以得染不足道已孔北海之於曹操嵇中散之於司馬施止於屬目其倘遜管甯而媿孫登與厲薰心矣而不繫之以凶悔者何也身傷則凶而僅免於咎志移則悔而苟免於凶不能保二者之何居所以危三者愈甚矣名可聞身不可得而見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用此道以自存也

或曰萬物之化始於陽卒於陰此據相嬗之迹而非其甚深之藏也盈萬物而皆卒乎陰則其末且虔劉隕折而莫與之爲繼然則始以爲生終以爲成皆陽與爲功矣何以知之以敦艮之厚終者知之夫萬物成言乎艮而以厚終則豈有不厚終者哉益以知亥子之交非果有混沌而未開闢之日天地之始天地之終一而已矣特其陰中陽外无初中乘權之盛而陽之凝止於亢極以保萬物之命者正深藏以需後此之起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生於道物必肖其所生是道无有不生之德亦无有卒於陰之理矣夫艮則有否之象焉上九陽寄无位升而不可復止

而不足以行陰之浸盛則汰於否之相敵以貌取者鮮不疑陽之薄蕩无期而減替以爲之終乃陽之堅植於外者不驚其偪不決於去泰然安居處濩落而自息其生理以養天地之化而報道之生則可不謂極厚者與萬物方以此終卽以此始終於厚者始於厚厚者義之至仁之盡也故曰始終於艮艮可以終而可以始化萬物者无不厚之日舊穀之登新穀之母也而何疑其有卒乎陰之一日哉故剝消而復長人事之休咎也艮止而震起天理之存存也商周盡人以合天繼剝而觀息於靜故歸藏首坤繇復而備致其盛故周易首乾夏后本天以治人先震以立始

於終故連山首艮首艮者首其厚終以成始也人事之利害百變乎後而天道立於其上恆止而不遷陰衆而陽不傷亂極而治有主皆天所治人之事而不屑屑然從既生既盛以致功乃可以歷百變而不拔禹之治水也以爲治其流則不如治其源故先條山而後析水則夏道固詳於山矣其建治教之宗則存乎洪範洪範之疇建用皇極極在上者也建者則其止也雒書之數戴九履一一爲皇極則艮之一陽是已於以成終故極建在上於以成始故一履於下乃其數則盡乎九而不及十天德之存存以陽始以陽終不使陰得爲之卒焉其制治之道則尚忠忠者心

之自盡自盡而不恤物交之利害存誠以治情欲之遷流聖人而修下士之祗敬天子而躬匹夫之勞苦功配天地而不矜名滿萬世而不爭葢處於盛而以治衰之道居之則極乎衰而盛者非不可復用也是故繼揖讓之終而持其流創世及之統而貞其始自敦其厚化不得而薄之其興也有沴行之天有圮族之父其衰也有雒汭之弃有有窮之篡而興无所待衰不淪亡非猶夫商周之興世德開先以用其盛而逮及陵夷一解而不可復張也何也非以終道治始則變故猝起於不謀懷來固薄必无以裕之於終矣敦艮之吉非大禹其孰能當之□□□□建永終之

圖其尚審於擇師哉

漸

性情以有節而正功效以易地而施不授以節逢欲非遂志之利苟據其地虛名喪實用之資故陰不以升爲嫌陽不以降爲損夫陰陽數敵各據其地以順其所欲性情无介以通功效以小成而不建夫乃以爲否道之成二五者否之主也或據磐以圖安或登陵以自尊安者戒其危而不往尊者恥於下而不來三四位非其任躋兩君之重遷奮於事外因乎窮遡易位以合少長之歡抑可謂節性而不喪其功矣而或則疑之疑之者匪直疑陽之來三而甚

疑陰之往四也圖遠以偪尊則疑其志遜而行亢就邇以謀合則疑其情正而禮慾其何以保之子之貞乎夫陰陽之合男先下女澤山之所以通氣也陽極而无所往用其衰以來主於內則咸處其盛陽穉而濱於交用其新以來主於內則漸顧處其衰或散地而得應或鄰畛而失應是且以盛衰而分離合之多少矣乃多所合者近取之身而手足心口交營以交感少所合者遠取之物而且前且卻暫處以圖安則咸易而漸抑難矣陽有見興之心陰无必得之柄於此而能舍其黨以上賓召失位之陽以來主則陰亦賢矣哉故下女者男之常而女歸者女之變也變而

之正以得正特正而滋不正之虞變而之不正以得正既正而可望大正之終則有閒矣故咸亨而專期女以貞漸利貞而早決女歸之吉繇是言之四之往也矯拂恆經以聽命於不相求之陽大功允歸恆性未亂固不得以就近而遷偪尊而處爲之疑矣今夫鴻之來賓而往還也與寒暑恆相爲反以逃其亢而且往且來日密移於櫛比之南北非有速於往來也而日漸進以就陰陽之和是不亦恆勞而僅保也乎則因幾以變消否沴而節陰陽者視此矣或曰寒暑者陰陽之正不可避也而避之是躁勝寒靜勝熱之說也豈以受性命之正哉則於鴻奚取焉曰陰之必

寒陽之必暑正也怙於下以有祈寒亢於上以有盛暑亦其過也過在陰陽而物或因之以爲否否有定數而无定氣密遷以就其和則寒暑非有不可變之勢亦足見陰陽之與沖和交輔流行非必於卯酉之仲春秋之分刻限以求和於定時矣善事天者避其過就其和臣得匡君子得幹父而密用轉移於无跡之槩括則情理交協允合於君子之用心矣不逢其欲不喪其實則雖否塞之世而沖和之氣固未嘗亡欲爲功於天地者自有密運之權斯以變而不失其正不然无所違之无所就之以趦於往來則乘秋而擊爲鷙鳥而已矣當春而振爲昆蟲而已矣其將以

鷙鳥昆蟲爲性命之正哉

歸妹

物之始盛也性足而效有待性足則必感而發諸情效有待則必動而致其功其感而不容已於動者變也立功以時而定情以節則變而不失其正也變而不失其正物亦取正焉雖然自有變正而不正亦繇此而興矣故功興而妄情興而淫天地不能保其貞而況於人乎雨日交而虹霓見昏姻通而奔亂生其始皆非有不正以爲之階也是故天地通而泰交亦既盛矣抑陰陽各自爲體而化未運則其交也性足而情未暢效著而功猶未起因而保泰必

需其動以有爲因而固交必需其感而相入不然者亦非可恃泰以長年斯豈非天地之大義而人之終始與而天地之際亦密邇矣因其密邇功易就而情易諧三與四不揆而興奏最者不待勞力於經時得朋者弗俟裹糧以遠適陽動而上曰我以致功陰感而下曰我以合情所歸妹矣陽虧其實陰失其貞爲妄爲淫豈得免於征凶而无利也乎夫其變而不正也豈有他哉利其易而已矣是故時險而用易則坦而易親漸之所以得貞也時夷而用難則勤而不匱隨之所以成德也蠱消否而用難歸妹保泰而用易則各失其道矣然而以難處險則量未裕而功自成

以易處夷則情亂於苟從而功墮於无待蠱亡悔而歸妹凶固有別矣是以君子終用其難而小人每歆其易見利而託義四與有愆焉順感而終淫三之賤其可離乎正其義不謀其利愼其始以正其終禮樂必百年而興征伐刑政視此矣昏姻必六禮而合君臣朋友視此矣君子終不肖陰陽之苟合以貪功而嬻情歸妹之凶可以免夫

豐

日中則昃陽消而陰也月盈則食陰消而陽也陽消則陰息陰消則陽息消乘盈而息起虛人繇盈以虛而不得不消於鬼神鬼神寓虛於盈而不得息於人不知人之必鬼

神則將愛生而惡死不知鬼神之必入則將忻死而厭生愛生者貪生者也忻死者絶其生者也貪生一而爲苟免爲淫祀或詭其說爲熊經鳥伸吐故納新推而之於縣解以逍遥緣督以養生窮極於虛元而貪生之情一也絶其生者一而爲任俠爲兼愛或詭其說爲蔑棄彝倫殘毀膚髮推而之於无生以爲緣起無餘以爲涅槃窮極於深幽而絶其生之見一也夫貪非其生而以爲貴生不知生者也絶其生非可以死而以爲達死不知鬼神者也是故聖人盡人之性而知鬼神之情盡人之性時盈則持滿時虛則保和達才而正情故其死也昭明焄蒿可以配天而作

祖知鬼神之情始乎虛者无妄終乎盈者无妄立命以養
和故其生也反本親始可以體仁而合天所以然者何也
惟聖人為能戒豐而彼惟不豐之為憂也憂其不豐或羨
生之豐而巧爭其衰槁或計生之不足以豐而別覬其出
離則所以竊竊焉欲致於豐者私生死而昧於時有不恤
矣聖人惟不私其豐而恃之故勿憂於豐而尤以為戒則
人有其豐焉者鬼神亦有其豐焉者戒人之豐虛乘於盈
終不恃生以可久戒鬼神之豐虛以起盈終不趣滅以為
樂惟日孳孳而不給於死而可懼非死豫謀其必息而任
今日以无窮之生其通鬼神之變以貞久者亦无假於別

求而可賤非生故爲人謀之爲鬼神謀之一因天地日月之理以愼用其明動則性盡而息也不妄情周知而消也不亡其不然者人之必消聽之氣數而非己之任鬼神之必息亦何依以責旣屈之知能而致其戒哉而易何以曰而況於人乎而況於鬼神乎

旅

聖人仁不求功智不求名仁智非以有所期而成然功名者亦非聖人之所廢非功非名无與於萬物而萬物亦无恃以立也雖然亦因其時而已矣時之盛也則聖人主時仁成而功溥智成而名彰谷應川流萬物繁然以顯其榮

澤功名捷得而不爽聖人亦終不爽其无求功名之志時之衰也則時賓聖人仁无託以成功智无麗以成名聖人爲物憂患將爽其志以利用夫功名然且闇然揜其仁智之榮澤故勳業寓於文章文章存乎憂患此則聖人之難也夫上有君下有民皆時會之所趨也君民期聖人以爲主則聖人始无欲而終无爲而在己仁智在物功名非有與也君民胥無待於聖人而聖人賓乃聖人固不能恝置天下而靳其仁智无所欲而欲知不可爲而爲貌取而不相知者幾疑聖人之褻仁而喪智故曰聖人之難也是故旅之變否也陽遜天位而止乎下陰非尊貴而麗乎中六

五德中而權藉不足若强起代權以主其世是五主天下而天下且賓五矣且陽之集於三也剛來而窮浮寄於上下之閒而成乎止與上相配偶而不相應不相應則情不及所當感而況於五浮寄以止則苟於求安而无志於求明窮則天命將舍而不足與謀五爲離主道在施明而三障之以不延於下栖栖汲汲世莫我知質柔而爲賓亦孰與聽之乎是故雉者五之固有也而代物憂患不得已而大欲存焉知不可爲而爲焉固有而不見推於世若非所固有而往有之非所固有是雉外而起射之矣射者不可必得之辭也固有而射射而得雉之非難射而不得雉之

難也不得雉而矢在之非難不得雉而矢亡之尤難也雉所獲也矢所用也功名相左則所獲者虛仁智徒勞則所用者亦喪矣夫五豈果有亡矢之患哉後世見之爲文章當時見之爲憂患而仁无可施之福澤智无卽格之幽明則貌取而不相知者固笑其一矢之僅亡也而聖人亦慊然深思謂吾矢之未嘗不亡也射而亡不射而亦亡不亡因於不射不射乃同於亡矢在則射亡不亡非其恤所射在雉獲不獲非所期而後聖人乃眞有其矢而固有其雉禮樂正詩書定行在孝經志在春秋當時之功名闃然萬年之譽命鼎鼎矣彼憚懺曳尾之流自以爲保矢於不亡

而矢非以射器不稱名名不稱德彼亦保非其矢而焉用保爲故曰以仲尼爲旅人人非仲尼其孰足以當之周公東征而贊易成王卒悟而公歸斧雖破而矢不亡時爲之也時爲之亦存其義以俟後此之聖人而已矣

巽

進者巽之才也退者巽之德也才乘其時德敦其位以時則陰且消陽而才可任以位則下以承上而德不淫故巽之於初疑進疑退无信志也志不信无以信天下矣才若可信而非可信者也因以用才則亂德若不可信而固可信者也果於修德則治是以君子望初之深而因示以所

利利在貞而不在武貞既利而武亦无疑矣裁其窺侵之技責以負戴之忱則武用登而天下之疑可釋也夫君子以其德教爲天下裁其進退念雖孔摯而不能施責望於不自信者之心彼且不自信矣而惡乎望之督之以威而益其忮也獎之以福而增其驕也然而終以保武人之志治則何也世世雖陽壯化不能廢陰治雖崇文人不能廢武然或以成僭偪之萌或以效祗承之命則存乎其位矣時者天也位者人也爭時而乘之徼天而已非可恃素位而安之盡人而世莫我尤故巽陰之下起也亦陰陽之會疑戰之府也而位固處於卑散情自繫乎仰給位可居也情

可譖也其不欲驟起以偪陽志亦明矣故才德爭其詘伸而機括堪爲斂戢則俯思退聽抑慘殺以從陽治者君子可終保其志已及乎六四重申以陰殺而有功矣有功之可恃不如无位之能貞也故二紛史巫之求以起初於側陋五秉先庚之令以警四於居功甚哉擇位而居能消時之險阻而平之陽有所自全陰有所自正故曰利見大人以榮陰之善下也

兌

巽以近陰爲美兌以遠陰爲正均於正中而爭剝之厲非有終之吉也均於无位而和兌之吉无資斧之喪也且夫

遠之將以正志而情相閒則无功近之將以合交而勢相暱則失己俯恤其內仰承其外二者亦无縣絕之貞涅而何以得失之逕庭邪嘗論之陰陽之有長少則有餘不足之數因之陽躁而樂施陰靜而吝與故陽始於有餘終於不足陰始於不足終於有餘葢靜躁之效也故陽一索而虩虩以動再而險以不盈三而翕然止矣陰一索而習習以和再而相附以炎三而發氣滿容肆然以得意於物矣然則兌者陰之有餘也用陰之有餘飾己之方少欣然行志意於天下其情狠矣說以相誘狠以相制則陽之宜與遠而不宜與相近豈顧問哉且夫巽之得中而近柔者將

以正陰而成其順也順者巽固有之而因以正之則因以成之在外不入而周旋不舍盪滌其柔蒙以使物受其潔齊巽之二五爲功於初四者要非能爭陰之壘而強以所不聽也陰之初入才不勝德因不足之才登固有之德行權之功伴於保合矣若其在兌也陰德窮而才見者也德窮而怙尊高才見而飾言笑而抑相與爲緣則且孰與正之毋亦僅與成之乎僅與成之漸染其柔曼而隱助其剛很亦內顧而可爲寒心矣借曰履中之位固在也夫位者僅以臨下而有其權夫豈仰歡而猶足恃乎故赫赫之威銷於婉笑堂堂之勢屈於甘言狎以相忘習而益弛彼陰

中之方穉者盡用其有餘以淫逞其上始則孚於兌繼則孚於剝尚得謂剛中之足據哉策馬近關而踰垣空谷毋亦悔其遠之不早與然則二何以免於厲邪三失據而相就上居亢以相韋失據則以得說爲幸居亢則以取必相持彊弱勢殊而上之剝切矣二位不當而危五則正當而安危則處樂而有戒心安則遇歡而无固節敬肆殊情而上之厲甚矣故夫時乘盛滿而物感豐盈者其尤爲憂患之歸愈知所戒也夫

物有宜疾君子疾之雖有好音與其令色遙望之如潰垢必芟之如荆棘商兌未甯而後疾焉不已晚乎吾懼其商

之遲回而疾之往再也乃以恕待人而樂其成者不然以
其時量其心畧其心序其績斷然以有喜歸之益審知其
處此之難而終能貞惡以自全者之未易也夫耳目不紛
嗜好不起嶄然以絕非正之感者類有餘地以自息其息
於餘地矣耳目无所交嗜好无所授山之椒水之涘可以
樂飢而忘年而天下且榮之曰不淄四非无願於此乃求
所息而固不得也將息於所所與爲鄰則來兒者狎之矣將
息於所與爲體則引兒者招之矣人欲逃其刑戮我欲逃
其榮澤俯仰而皆導我以淫豫避世不可避人不能拊心
自謀而盈目无託誰爲餘地以聽其嶄然其商也誠不容

已於商也而四尤且安其位以自退與三殊體與上隔援厭彼勞勞全其嗃嗃斯不亦斟酌无迷而懷來有素者乎然而神聽和平物亦莫能傷之矣其慶也非其所期也則君子亦樂道其有喜而无容訾其初心之不決也六朝之季處未甯之地者或內絕彊臣之歡而外投戎羯或外脫異域之網而內附篡攘商之未詳遲回以喪其守者衆矣晏子不從昏淫不與崔慶商之已詳而不知退之爲愈也況里克之中立祈免者乎耳目交而不亂嗜好投而不疑非貞生死以遺榮利者其孰能之或曰兌陰外說而中狠商而不與忮害隨之而何慶之有夫莫壽於龔生而膏蘭

非天莫富於首陽而微蕨非饑君子道其常則四之於慶
誠多有之而又何讓焉

渙

陽保聚以上亢陰護黨以下凝雖然亦各安其位而利之
矣乃欲虧其所黨解其所聚毋亦非其所欲遷惟不樂已
成而撓之使敗然後功可得而起渙之時亦難矣陽往而
不復安於上以與其居亢不以爲恤否不以爲變使越疆
而遷焉是殆猶犬奔也況乎奔奔而入於險中雖終得所願
始固非其願焉者也然則成渙之功者四之績亦烈矣哉
故曰撓萬物者莫善於風始則撓而破其塞終則撓而散

其險解悖吹鬱疾於影響嗚乎可不謂盛與夫渙四之得此也惟无私而已矣陰奮出以就四虛其所處之位以召陽來處則二是已夫其居二也於己爲安於物爲主於己安則重遷爲主於物則物歸而不能相舍逮乎旣去之後所與爲等夷者猶昕夕引領庶幾撫我以慰其思也此亦物情之最難決者矣平居相保斷去於一朝餘慕未忘羣留而不顧豈果輕去其羣而懟於情也哉以義裁情捷往赴義昭質益彰不蔽於私暱大勞不倦不安於小成光大之懷所可告於天人而无媿也嗚乎安小成而蔽私暱者非直利賴存焉爲物所羣而不能制義者多有之矣彼剛

正者或且不能自割而況於柔之善羣者乎戴之爲邱推之挽之以爲宗思之不忘縈之維之以爲好利之所集也勢之所趨也小義之不可裁私恩之不可負也而易望其解悖吹鬱之一日哉因物之戴聊與爲主遲囘未決而騎虎之勢成宋祖不能自免於陳橋況曹操之僅還四縣而欲孫權之不踞鑪著火邪舍中正郎散地升邱而觀天位之光受命以還開戶以遻物之險其惟大人乎則天下爲功而鬼神可格劉虞有其德而无其才陶侃有其才而無其德固未足以幾此也聖人以正待人而不疑於憂患撓之乃以通之危之乃以拯之光大无憨而神可假會何險

阻之足云

節

陰陽分而數均陽皆內陰皆外二陽上二陰一陽上一陰則德正夫如是節且倴功於天地矣而抑有不然者文質相承者也恩威相倚者也男女相諧者也君子小人相養者也故泰之道盛矣不惜五位以居陰也亨其實不竝取其名也既濟之道得矣授陰以二使自遂也正其分不更替其權也故質賓文而文亦有倚恩賓威而威亦有功男賓女而女亦有位君子賓小人而小人亦有居既均其數又賓其德猶復兩宅其中以制柔於散地節於是而苦矣可以惟吾意

之所欲爲施之物而不敢違傳之天下後世而不得議吾
自甘之能俾天下之不苦之乎孤行自倘苦不可貞亦危
矣哉履正位而不慙制萬有而爲之主五可行也二則何
居察闈門之細過則釁起於蕭牆尸百執之小事則人離
其心德虔矯逮於用慝之地則和氣戾於周親堅忍去其
不容已之文則至情因而吝僿規規然以牢制天下之大
綱爲門庭之細目蔑論人也抑自顧其身心亦棻檗終年
而不見道之可樂矣乃苟以謝於人曰我與彼之數均而
非有餘也我自宜爲主而賓之乃以安之也又誰信之嗚
乎古今之不相若厚薄之差也三代不可復矣刑賞皆其

忠厚清議亦尙含宏至於漢而德意猶有存者故史遷班固之傳酷吏也皆有礪節亢行損物而先自損者也至於宋而公論遺矣包拯之酷也而天下頌之然在當時猶有憂其亂天下者流及於海瑞而合廷野之人心蔑不翕然焉夫拯與瑞則不出門庭之智計而已管仲匡天下而猶曰器小況拯與瑞之區區者乎泰遯天位以永安既濟予禴祭以錫福君子之道固如此不可貞者自鳴其貞而天下之害烈矣始於相苦也終於相激也故天下之害烈也中孚

夫欲施信於天下則內不失己外不廢物以作之畫廢物

則已无所載大過擯陰棟之橈也失已則物无與依小過
去中飛鳥之凶也稱情以爲本末而末无廢位要禮以爲
重輕而重无失權陽中而陰內夫乃以情理盡而疑貳消
則中孚是已且夫陽主陰者也主陰者統陰而交之也統
之而與爲交而先授之以必疑必貳之勢推釁端者必以
咎陽心之不固焉將往主之必先有以宅之擯之而疑生
則亦納之而疑釋矣將欲交之必固有以予之居約而予
之者儉則意不厭而貳如其處實而予之者豐則欲可給
而壹矣是故三四位散二五位正中孚之奠陰陽於所麗
者旣徵然以分其貴賤之區然兌巽皆陰二五得中而非

其世則權終不盛三四爲兌巽之主宅散而不得正則位非所安而中孚之交盡於情理者二五積陽於初上固得輔以自彊三四連陰於巽體樂處內以益親得輔以彊陽可留中而不替處內益親陰且外比而不憂揆之理絜之情存大正而授物以安疑貳之消不待合於介紹矣夫陰陽非類也其相與非應也時與位其尤不齊也而且孚以无閒繇是天下豈有不可施之信哉執己之堅而擯物然後物起而疑之隨物以諧而喪己然後物得而貳之況夫陰之柔弱而僅相保者亦深願樹陽以爲藩屏而冥處於奧區乎故就暝以息肩深藏而保富授之樂土而无吝貞

其疆域而不干則始於悅以消懟終於順以革亢豚魚可格无往不孚陽之所受亦宏矣哉樞機在我而好爵无私孚乃化邦豈有爽與若夫貶己徇物以效其懇懇拒物全己以守其硜硜而徇物則賊己拒物則絕好信之蔽也賊末之免矣上亢而不親初有他而不定己與人之閒情理未盡則僅爲二五之輔而不足也

小過

中孚陽之盛也而卦皆陰小過陰之盛也而卦皆陽德不乘時才不勝勢故以中孚之陽履乎中且保陰而結以信況小過之陰柔而能怙過以終乎雖然乘有餘而取贏不

量德而求勝則陰恆有之而未肯戢也今夫魚陰也故中孚以之鳥陽也故小過以之魚火屬而性沉鳥水屬而性浮中孚象離小過象坎火必麗木依於實也故魚投之空則死水流於不盈之地託於虛也故鳥遯乎實則禽然陽躁而和和者无必得之勢陰靜而狠狠者无思徙之心故鳥可下而魚不可使上火麗實而利於虛水流虛而載於實則情與德有相貿之殊致以各成其利賴而要之上野而下室上往而下來上威而下恩上施而下受莫不以下爲吉焉是以鳥可下而魚必不可使下也下者進上者退進者伸退者屈故陰陽亦莫不爭下以爲吉中孚之陰小

過之陽皆在中而未有上下之勢未上未下可上可下於是中孚之陰小過之陽各有欲下之情其理勢然也陽无必得之勢陰無怨徙之心在中孚而陰之欲沈陽和而不爭雖處極盛僅與敦信以遂其志幸而陰安其未上未下者則陽坦然矣在小過則陽爲震艮之主可決陰以必下而遂其志然陰且怙其盛滿宅中之勢挾陽以破樊而游於虛虛者陰之鄉下者陽之利背利以適非其鄉而陽猶靡然以聽其以以者不以者也靡然聽其以而莫能自主嗚乎婦乘夫子脇父臣制君挾以翺翔而不適有居甚矣陰之狠也惟然而陽之或壯或厲終不能免於悲鳴矣而

乃以激天下忠臣孝子之心遺菀憤起而爭之以下故極重而返亂極而復挾主周旋而能長保其飛揚跋扈之雄有是理哉逆彌甚失彌速見晛消密雲散君子有以豫知其大吉矣夫陰陽之往復物理誠有之而人之於性情也亦然性處情中而情盛乘權則挾性以浮游於无實之地逐物遷流喪其起元之貞性亦无如之何矣逮乎斉而失失而悔退蹙殺敗進處危機則誠發於中而生怨艾之音亦中人以上之必然者然後矯所挾以來復性情各安其所而終返乎其根故曰人恆過然後能改惟然而弋取之勞亦甚矣非不憚其在穴之難獲者不能得也故震之勳

偉矣治亂之數止不勝止動則興也理欲之數過不勝過求乃得也九三之防所繇不及九四之遇也夫密雲无久沍之陰在穴有得禽之理情不敵性邪不勝正雖或戕之大有爲者之資也以爲无可柰何而安之若命飛鳥以凶尙誰疚乎

既濟

一陰一陽之謂道无偏勝也然當其一一而建之定中和之交亦秩然順承其大紀非屑屑焉逐位授才而一一之也此天地之所以大雖交不密敘不察而无損於道則泰是已若屑屑焉一一建之因一一和以交之此人事之有

造終不及天地之无憂矣故濟者人事也舟之方之榜之帆之以通旁午以越險阻亦勞矣哉天地之可大天地之可久也久以持大大以成久若其讓天地之大則終不及天地之久有初有終有吉有亂功成一曲日月无窮方其既而不能保亦不足以配天地之終始循環无與測其垠鄂者焉豈惟其衰盛亦有之陽內進而長陰外退而窮各就其位互致其交此得不謂人事之最盛者與而君子鰓鰓然思而防之方自此始則何也天下之方興也國是无大辨於廷清議无成言於野非有楚楚然必定之清濁也承經綸之方起上下各盡其能而如不逮固无餘力以及

此焉而萬物之相與各趨其用也用之旣趨功必求當人心有餘而規模日起擇位爭時以大剖陰陽之界經制明而公論彰區別建立之緐无遺地而親疏分勢乃繇此而定則盡人事者固已極盛而无所加一以爲陽確然而授之以位一以爲陰確然而授之以位安不迨之素合不僭之交竭往來之情歷正變之久相與爭於緐蕪雜互之地乃以得此一日則中流鼓枻而津岸以登矣夫此一日者豈可久之日哉自屯之始交而方遇此一日也顧未濟之且亂而僅有此一日也則其爲幾亦岌岌矣且夫陽來下以致功陰往上以受感陽安而陰恆危陽躁而樂陰靜而

憂樂者忘而憂者思以其忘危敵其思安鼓瑟於宮中而聚謀於沙上是陽固援陰以且懼且謀之藥石而激之與也又況夫迭建迭交瑣瑣焉以夾持之也如是則小固未亨而亨自此而起小之亨大之亂如衡首尾之低昂而无爽矣是故亂終自此而生二處譽則七日勿逐以老敵四處懼則終日疑戒以求安非上六之无位以窮者皆未有須臾忘也清濁太別而疑戰承之豈或爽哉甘傅申訓之後尹仲作誦以還汝南月旦之方明雒蜀是非之旣定商周漢宋此四代者亦繇是而不延故君子誠患之也誠防之也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

孝慈國家衰亂有忠臣其感此而激爲言似之矣雖然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三年伐鬼方而旣憊抑不克鬼方而抑何以爲高宗時會遷流因而自弛則亦終无此旣濟之一日又豈可哉不能使河无波亦不能使无渡河也人事之所爭肩肩而不能及天地之大者命也學焉而必致其精微以肖天地之正者性也知其不能及天地故君子樂天知不能及而肖其正以自負其位故君子盡人窮理盡性而至於命亦曰防之而豈早計以吹齏之幸免與秦燔詩書仁義廢矣晉尚元虛智慧隱矣平王忘犬戎之讎孝慈薄矣譙周馮道受賣國之賞忠臣寢矣曾不足以防

患而終於沈溺老氏將誰欺哉夫君子之愼微明辨爭位於紛雜之餘正交於肆應之地者不敢憚勞非曰永固亦以延天地之盛於一日則後起者弗以澌滅而不可繼固勿庸以既濟爲戒塗而倒行於雌雄黑白之閒依不盈不足以自保也

未濟

水火之爲功不及天地之盛因是而爲害亦不如陰陽亢戰之窮遝其可大故其成也小讓其可久故其毀也不長故天地而无毀也藉有毀天地之一日豈復望其亥閉而子開如邵子之說也哉成之小者不足以始故易首乾坤

而不首坎離（據天一生水則當首坎矣）毀之長者不可以終故終未濟而不終坤且夫火陰也而以陽爲郛水陽也而以陰爲輿非郛不守非輿不載憑之以爲固含之以爲光既不能顯出其神明以備陰陽之盛抑不欲孤恃其鋒稜以致窮亢之災得數少而氣承其伸則物不能長盛而不終亦非有久終而不返水火之撰固有然矣若夫天地之所爲大始者則道也道固不容於缺也不容於缺必用其全健全而乾順全而坤因是而山澤雷風水火皆縈然取給於至足之乾坤以極宇宙之盛而非有漸次以嚮於備何也道无思而无爲漸次以嚮於備則有爲吝留有爲增益是且有

思而有爲其不足以建天地之大也久矣震巽坎離艮兌男女之辨長少之差因氣之盈縮而分老壯非長先而少後也終古也一歲也一日也一息也道之流動而周給者動止散潤暄說皆備於兩閒萬物各以其材量爲受遂因之以有終始始无待以漸生中无序以徐給則終无耗以向消也其耗以嚮消者或亦有之則陰陽之紛錯偶失其居而氣近於毀此亦終日有之終歲有之終古有之要非竟有否塞晦冥傾壞不立之一日矣嘗試驗之天地之生亦繁矣倮介羽毛動植靈冥類以相續爲蕃衍繇父得子繇小嚮大繇一致萬固宜今日之人物充足兩閒而无所

容而土足以居毛足以養遂古无曠地今日无餘物其消謝生育相値而償其登耗者適相均也是人之兵疫饑饉卒歷年而一遇則旣有傳聞以紀之若鳥獸草木登耗之數特微遠而莫察乃鷙攫凍暍野燒淫漲之所耗者亦可億而知其不盈則亦與夏晝冬夜長短之暗移无有殊焉要其至足之涯順與爲廣生與爲大生日可以作萬物之始有所缺則亦有一物而不備矣无物不備亦无物而或盈夫惟大盈者得大虛今日之不盈豈慮將來之或虛哉故易成於旣濟而終未濟未濟之世亦乾坤之世而非先後之始終也未濟與乾坤同世而未濟足以一終者何也

陰陽之未交也則爲乾坤繇其未交可以得交乃既交而風雷山澤亦變矣其尤變者則莫若水火一陽而上生一陰一陰而上生一陽以爲離一陰而上生一陽一陽而上生一陰以爲坎互入相交三位相錯閒而不純既或以爲坎或以爲離矣因而重之離與坎遇離三之陽上生一陰因以成坎而爲既濟坎與離遇坎三之陰上生一陽因以成離而爲未濟互交以交六位相錯閒而不純陰陽之交極是乎而甚故此二卦者乾坤之至變者也繇其盡交非有未交交極乎雜無可復變是故有終道焉既濟得居未濟失居雜而失居傷之者至矣水胎陽而利降火胎陰而

利升既濟水升火降升者有餘位以降降者有餘位以升未濟水降火升降極而无可復降升極而无可復升性流於情情孳於生交極位終則既濟成而未濟終固一日之閒一物之生皆有此必終之理行乎陰陽聽萬物材量之自受則未濟亦可以一終矣然而交則極也陰陽則未極陰陽之極者未交則乾坤也已交而得居則泰也已交而失居則否也乾坤之極既已為始否之極又不可終非乾則坤非坤則乾十二位之閒嚮背而陰陽各足既不容毀乾而無坤毀坤而無乾又不得絕否之往來以終於晦塞惟夫往來皆雜十二位相錯而未有純者則未濟遂足以

一終乃一陰立而旋陽一陽立而旋陰陰陽皆死生於俄頃非得有所謂地毀於戌天毀於亥也蓋陰孤而不可毀陽陽孤而不可毀陰未濟之象亦一陰一陽之道而特際其亂者爾先天之位未濟居申申者日之所入也日遶於大圓之虛而出入因地以漸移則申有定位而無定時无定時則亦宜无定位是終日可寅終日可申終日終而終日始拘於所見者莫之察爾且申爲秋始秋司刑殺百穀落而函活藏於甲核昆蟲熊燕蟄而生理息於膻宮則亦貌殺非殺而特就於替也未濟亦替而已矣豈有殺哉非殺不成乎永終天地无永終之日矣且雷風山澤之代天

以主物也非暄潤不爲功故人物非水火不生而其終也亦非水火不殺雷風山澤不能殺物者也因其任殺故亦可以一終而水火之殺則亦惟水火之不盛也陽亢而陰凝則盛故雷風之用著水火之用微山澤之體實水火之體虛陰閒乎陽而爲離陽不得亢陽閒乎陰而爲坎陰不得凝其在未濟也離火南上而且息乎金失木之養坎水北下而注乎木失金之滋尤非有炎爍氾濫之勢也特以交之已雜成乎一時之衰而物遂受其凋敝故盛爲生衰爲殺盛衰者偶也生殺者互相養者也豈有極重難返之勢以訖於大終而待其更始乎釋氏之言曰劫之將壞有

水災焉有火災焉以未濟觀之火上散而水下漏水火不給於暄潤則於人物爲死於天地爲消其無有焞焞之燄滔滔之波以滅萬物毀二儀而壞之亦明矣天地之終不可得而測也以理求之天地始者今日也天地終者今日也其始也人不見其始其終也人不見其終其不見也遂以謂遂古之前有一物初生之始將來之日有萬物皆盡之終亦愚矣哉是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原始要終修其實有之規以盡循環无窮之理則可以知生死之情狀而不惑合天地之運行而不憾集義養心充塞兩閒而不餒嗚乎盡之矣

凡夫萬有之化流行而成用同此一日之內同此天地之閒未有殊才異情能相安而不毀者也情以御才才以給情情才同原於性性原於道道則一而已矣一者保合和同而秩然相節者也始於道成於性動於情變於才才以就功功以致效功效散著於多而協於一則又終合於道而以始是故始於一中於萬終於一始於一故曰一本而萬殊終於一而以始故曰同歸而殊塗夫惟其一也故殊形絶質而不可離也彊剛弱害而不可舍也舍之以爲遠害離之以爲保賓萬化遂有不相濟之情才不相濟曰未濟則何以登情才而成流行之用乎舍之離之因萬化之

緐然者見其殊絶之刑德而分以爲二既已分之則披紛解散而又憂其不合乃抑矯揉銷歸以强之同則將始於二成於一故曰異端二本而无分老氏析負抱陰陽之旨而欲復歸於一釋氏建八還之義而欲通之以圓葢萃以道之中於萬者以爲大始而昧其本則才情之各致或有相爲悖害者固變化之不齊而以此疑爲不足據乃從而歸并於无有不亦宜乎夫同者所以統異也異者所以貞同也是以君子善其交而不畏其爭今夫天地則陰陽判矣雷風山澤水火則剛柔分矣是皆其異焉者也而君子必樂其同此豈有所强哉迅雷之朝疾風以作名山之上

大澤以流震巽艮兌之同而无所强者固然矣而抑又不足以相害若夫水火吾未見其可共而處也抑又未見其虛而不爭也處而不爭則必各順其性利其情相舍相離而後可同域而安火炎上因而上之水潤下因而下之則已巽矣炎不熯水潤不滅火則又以為同矣嗚乎此未濟之世遠害而亨而卒以无攸利於天下而易且以終者也可不慎與今夫物之未生方之未立一而已矣成才而為物則翼以翔空蹠以蹈實而辨立準情而建方則耳目知左手足知右而居奠雖有父母師保而不能强之以不巽雖然其巽焉者中固有同然者特忘本者未之察耳故極

乎陰陽之必異莫甚於水火火以熯水所熯之水何往水以滅火所滅之火何歸水凝而不化熯之者所以盪而善其化火燥而易窮滅之者所以息而養其窮則莫不相需以致其功矣需以互交先難而後易情德而貌刑故忘本者尤恝然而畏其爭將以爲本異而不可同也於是析兄弟之居察情欲之辨解而散之因而仍之因而仍之以爲自然解而散之以爲解脫之說也其於道也猶泮澼絖之於淵魚也萬化之終協於一以藏大始者固不因之以置彼益傲然曰其成也固然而欲互交以致功者亦拂陰陽之性而无當於成敗其迷也亦可爲大哀也矣天地之正

不戀彼之亂之聖人之教輔相以合之者又維繫之彼既任其相離相舍則亦徒有其說而无其事故无能大損於道也藉其不然胥古今上下以未濟則一終者將以永終且亦不可以得一終也則可不謂大哀者與嗚乎君子之愼未濟也亦爲其難而已矣情異則利用其才情才俱異則胥匡以道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自治也禮以齊之刑以成之以治人也然後凝者不以寒沈而洩燥者不以浮[illegible]而裒斟酌融通慮始難而圖成易則天地之閉昭明流動保合而无背馳瓦解之憂元化且恃之以成矣是故未濟之愼則其可以濟之秋也夫水沈而舟浮舟靜而楫動

而理之相因一也從其情才之迹而任之以舟撐舟以水運水人且望洋而退豈有賴哉故卦凶而爻或免亦以其應而已矣火之刑水其害薄水之刑火其害酷離可以引退不恤其害猶與交應則離賢矣明者下燭而有孚險者怙終而自曳六三位進而才退棄餘光而保險未濟之害獨多有之則凶亦至矣離賢於坎坎利於離得害多者君子之常避禍速者小人之智成未濟者坎也而老子曰上善若水其爲術可知矣

周易外傳卷四終